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傳義大全卷十一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尸衡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王心仁

周易傳義大全卷十

明　胡廣等　撰

䷘ 震下乾上

傳无妄序卦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復者反於道也既復於道則合一无合字正理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之以无妄也為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程子曰无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但只在此間爾蓋猶有己焉至於无我則聖人也

（）隆山李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神天明本自无妄有生之後人偽詐之妄念乃起又曰乾道變化一氣與運而生者自生化者自化无不得其性命之正夫安有所謂妄者哉○雙湖胡氏曰復者賢人之事无妄者聖人之事无妄則誠而復者所以求至於无妄者也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傳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一无者字）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君子行无妄之道則可以致大亨矣无妄天之道也卦

言人由无妄之道也一无也字利貞法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有一作其匪正則為過眚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

或問程傳云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既无邪心何以不合正理朱子曰有人自是其心全无邪而却不合於正理如賢智者過之他其心豈曾有邪却不合正理佛氏亦豈有邪心者又問莊敬持養此心既存亦可謂之无邪心矣然知有未至理有未窮則於應事接物之際不能處其當則未免於紛擾而敬亦不得行焉雖與流放而不知者異然苟不合正理則亦未免為妄與邪心也曰所論甚善但所謂雖无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然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

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无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此心既存為无邪心而必以未免紛擾欲不得行然後為有妄之邪心也

本義无妄實理自然之謂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其義亦通為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又為震主動而不妄者也故為无妄又二體震動而乾健九五剛中而應六二故其占大亨而利於正若其不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所往也朱子曰无妄本是无

望這是沒理會時節忽然如此得來面前朱英所謂无望之福是也問史記作无望若以為无望則是願望之望非誠妄之妄曰有所願望即是妄但望字說得淺妄字說得深无妄是箇不指望偶然底卦忽然而有福忽然而有禍如人方病忽然勿藥而愈是所謂无妄也據諸爻名義合作无望不知孔子何故說歸无妄○无妄自是大亨了又却須是貞正始得若些子不正他那裏便有災來○无妄一卦雖云禍福之來也无常然自家所守者不可不利於正不可以彼之无常而吾之所守亦為之无常也故曰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若所守匪正則有眚矣眚即災也○厚齋馮氏曰朱子謂史記作无望自文王以來多為無望之義馬季長鄭康成王子雍皆同斯義古人用字同聲者義亦通之如豫之為預履之為禮噬嗑之為市合不一端而足今觀卦內作无所期望而有得其義多通序卦之意非可如此推也蓋動出於

人則為之而期其成有所望也動而聽命於天非可期望也○建安丘氏曰惟其无妄所以无望也若其處心未免於妄則无道以致福而妄欲徼福非所謂无望之福有過以召災而妄欲免災非所謂无妄之災此皆未免容心於禍福間非所謂无妄也若真實无妄之人則純乎正理禍福一付之天而无苟得幸免之心也○雲峯胡氏曰朱子解中庸誠字以為真實无妄之謂此解无妄則以為實理自然之謂自然二字已兼無所期望之意矣其占元亨而必利於貞者无妄誠也正而固誠之者也不正則妄矣占辭曰

貞曰匪正曰利曰不利其辭一正一反聖人示戒深矣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

傳謂初九也坤初爻變而為震剛自外而來也震以

初爻為主成卦由之故初為无妄之主動以天為无妄動而以天動為主也以剛變柔為以正去妄之象又剛正為主於内无妄之義也九居初正也進齋徐氏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以卦變言則下體乾爻坤而為震也非本卦剛柔之往來故曰外來初九為震動之主爻故曰為主於内

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傳下動而上健是其動剛健也剛健无妄之體也剛中而應五以剛居中正二復以中正相應是順理而

不妄也故其道大亨通而貞正乃天之命也天命謂天道也所謂无妄也白雲郭氏曰動而健者動以天不以人也○龜山楊氏曰五以剛健中正位乎上二以柔順中正應於下上下相與以正故其大亨也以正而已大亨以正非人之私智所能為也循天理而已故曰天之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謂命者亦誠而已矣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傳所謂无妄正而已小失於正則為有過乃妄也所謂匪正蓋由有往若无妄而不往何由有匪正乎无

妄者理之正也更有往將何之矣乃入於妄也往則悖於天理天道所不祐可行乎哉龜山楊氏曰大亨以正則亨以正為體匪正則有眚非順理也故天命所不祐欲往安之乎○進齋徐氏曰行矣哉即州里行乎哉之義

本義以卦變卦德卦體言卦之善如此故其占當獲大亨而利於正乃天命之當然也其有不正則不利有所往欲何往哉蓋其逆天之命而天不祐之故不可以有行也朱子曰剛自外來說卦變動而健說卦德剛中而應說卦體大亨以正說元亨利貞伊川易傳似不見本意剛自外來是所以做造无妄動而健是有卦後說底○雲峯胡氏曰本義謂

自訟而來二之剛來居初也或謂外卦爲乾震之剛自乾來也亦通无妄釋元亨利貞與臨同命即道也叶韵耳无妄之往程子以爲无妄而又往本義只順上文本意解正者天之命不正故不可行也蓋无妄之往與泰卦包荒得尚于中行句相似舉首尾句而包中間也不可泥文而失意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傳雷行於天下陰陽交和相薄而成聲於是驚蟄藏振萌芽發生一作育萬物其所賦與洪纖高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妄一作忒物與无妄也先王觀天下雷行發生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使各得其

宜如天與之无妄也茂盛也茂對之為言猶盛行永言之比對時謂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體天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程子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下雷行付與无妄天性豈有妄邪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无妄則一毫不可加妄可往也往則妄矣无妄震下乾上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天後天皆合于天理者也人欲則偽矣○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大畧如此又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本義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得其性命是物物

而與之以无妄也先王法此以對時育物因其所性而不為私焉或問物與无妄是各正性命之意朱子曰然一物與他一箇无妄○節齋蔡氏曰對與對越上帝之對同茂者篤實感發之意至誠之動无時不對无物不育也○中溪張氏曰天之生物不違乎時至誠贊化亦不違乎時聖人與天同一无妄此所謂動以天也○雙湖胡氏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以理言之有會萬為一一實萬分之義以象言之則一震之頃物皆震動邪念頓消是物與之以无妄也聖人茂對天時以養育萬物是亦聖人之雷行物與之以无妄矣○雲峯胡氏曰夫子釋象從天命上說本義釋夫子大象從性上說性即天之命也天下雷行物物與之以无妄物物各具一性物物各一自然之天聖人因物之所性以育萬物聖人一自然之天也

初九无妄往吉

傳九以陽剛為主於內无妄之象以剛實（一无 實字）變柔而居內中誠不妄者也以无妄而往何所不吉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謂既无妄不可復有往也過則妄矣爻言往吉謂以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本義以剛在內誠之主也如是而往其吉可知故其象占如此進齋徐氏曰初剛當位而動為无妄之主動以正者如是而行何往非吉〇隆山李氏曰初陽无應而爻辭謂之往吉何也兩剛相過不牵於係應之私是之謂无妄此初所以吉四所以无咎也若夫六二九五應六

三上九應而三不免於災五不免於疾上不免於眚有應者反不若无應之為愈可見矣震陽初動誠一未分剛實无私以此而往動與天合其又奚必有應而後能往哉此初九之往所以得无心之吉也○雲峰胡氏曰釋彖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本義於此曰以剛在內誠之主也主字最有力蓋妄者誠之反也誠之主如此安自然无妄如斯而往其吉固宜此占辭而本義以為象者初九之剛為主於內誠之主之象也○蘭氏廷瑞曰初則當行終則當止行止適當則无妄不妄則吉无妄之初當行者也故往則有吉无妄之終當止者也故行則有眚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傳以无妄而往无不得其志也蓋誠之於物无不能

動以之脩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誠齋楊氏曰九本乾體初居震始動以天者也焉往而不吉不得志哉○丹陽都氏曰二陰在前无陽以拒之故吉故得志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菑側其反畬音餘

傳凡理之所然者非妄也人所欲一无欲字為者乃妄也故以耕穫菑畬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五之中正居動體而柔順為動能順乎中正乃无妄者也故極言无妄之義耕農之始穫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

歲曰畬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為乃妄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穫與畬是也蓋耕則必有穫菑則必有〈一作為〉畬是事理之固然非心意之所造作也如是則為无妄不妄則所往利而无害也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豈非妄乎曰聖人隨時制作合〈一作因〉乎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之也若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為矣豈待累聖

繼作也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為也廣平游氏曰不耕穫不菑畬以明君子之於物應而不唱其於事述而不作非樂通物也樂循理也○朱子曰耕菑固必因時而作然對穫畬而言則為首造矣易中取象亦不可以文害辭辭害義若必字字拘泥則不耕而望穫不菑而望畬亦豈有此理耶○問程傳爻辭恐未明白竊謂无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之理只是不於耕而計穫之利如程子所解象辭移之以解爻辭則可曰易傳爻象之辭雖若相反而意實相近特辭有未足耳爻辭言當循理象辭言不計利循理則不計利計利非循理也但考之經文則若有可疑者若曰不耕而穫則多却而字若曰不於耕而求穫之利則又須增數字方通嘗謂此爻乃自始至終都不營為而偶然有得之意耕穫菑畬舉事之始終而言也當无妄之世事爲有如此者若以義言則聖人之无為而治學者之

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皆是也大抵此爻所謂无妄之福而六三則所謂无妄之禍也○潛室陳氏曰伊川大意只謂不為穫而耕不為畬而菑凡有所為而為者皆計利之私心即妄也但經文中不如此下語故易傳中頗費言語始謂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則似以耕菑為私意中謂耕則必有穫菑則必有畬非心造意作則以耕穫菑畬為非私意終謂既耕則必有穫既菑則必成畬非必以穫畬之富而為則又似以穫畬為私意三說不免自相抵牾所以本義但據經文直說謂无耕穫菑畬之私心而農夫治田都无計利之私心當无妄之時皆不可有此意思如農夫之耕穫則於經文甚直无繚繞之礙又曰不首造者謂作事之始不可萌計較課功意乃明道不計功之說也

本義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

不耕穫不菑畬之象言其无所為於前无所冀於後也占者如是則利有所往也朱子曰六二在无妄之時居中得正故吉其曰不耕穫不菑畬是四事都不做盖自有一樣時節都不須得作為事事都不動作亦自利有攸往看來无安合是无望之義如无妄之災无妄之疾都是没巴鼻恁地伊川作三意説不耕而穫耕而不穫耕而不必穫看來只是見成領會他○西溪李氏曰无妄誠也實理也有一毫求得於外之心便害无妄之體耕穫菑畬求得於外也必无耕穫菑畬之心然後可以有所往二以陰居陰雖得中然未實也中未實則必外求因有此戒○廬陵龍氏曰耕穫菑畬而得穀此常理也然天命偶然亦有不用力而穫者无妄之福也若有如此福利自然至前則宜有所往矣則守與得分明然利往與否又在占者審擇此未定之占○

雲峯胡氏曰耕穫者種而斂之也菑畬者墾而熟之也諸家以為不耕而穫不菑而畬是從外添一而字惟本義以為一歲之農始於耕終於穫三歲之田始於菑終於畬不耕穫不菑畬六二柔順中正終始无所作為之象而必曰因時順理者理本自然无所作為亦有時可如此不煩作為者六二柔順之至因其時順其理自始至終絕无計功謀利之心无所望而有得焉者也故其占曰利有攸往或曰利有攸往則宜於有為矣而以為无所作為者何也曰惟其因時順理而不自作為此所以可有為也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傳未者非必之辭臨卦曰未順命是也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因其事之當然既耕則必有穫既菑則必成

畬非必以（一无以字　一无必字）穫畬之富而為也其始耕菑乃設心在於求（一无求字）穫畬是以其富也心有欲而為者則妄也本義富如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計其利而為之也（雲峯胡氏曰无妄天也計其利而為之則人而非天矣）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傳三以陰柔而不中正是為妄者也又志應於上欲也亦妄也在无妄之道為災害也人之妄動由有欲也妄動而得亦必有失雖使得其所利其動而妄失

已大矣况復凶悔隨之乎知者見妄之得則知其失必與稱也故聖人因六三有妄之象而發明其理云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言如三之為妄乃无妄之災害也設如有得其失隨至如或繫之牛或謂設或也或繫得牛行人得之以為有得邑人失牛乃是災也借使邑人繫得馬則行人失馬乃是災也言有得則有失不足以為得也行人邑人但言有得則有失非以為彼已也妄得之福災亦隨之

妄得之得失亦稱之固不足以為得也人能知此則不為妄動矣臨川吳氏曰此假設其象以明之如或繫一牛於此乃邑人之牛也偶脫所繫而為行人所得邑人有失牛之災亦適然不幸爾非己有以致之是謂无妄之災六三之遇此災莫之致而至者也○誠齋楊氏曰我求而我得者有妄之災非我求而我得若无妄之災

本義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處不得正故遇其占者无故而有災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也或問无妄之災朱子曰此卦六爻皆是无妄但六三地頭不正故有无妄之災言无故而有災也如行人牽牛已去而居人反遭捕詰之擾此正无妄之災之象○習靜劉氏曰六三才柔而

位不當所謂匪正者也故有災然出於意料之外故曰无妄之災○雲峯胡氏曰六爻皆无妄三之時則无妄而有災者也六二得位而有无妄之福時也六三失位而有无妄之禍亦時也行人牽牛以去而居人反受詰捕之擾其災出於意料之外雜卦曰无妄災也其此之謂乎○雙湖胡氏曰三因是无妄之災然亦其不正之所致使九三得正寧有是乎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傳行人得牛乃邑人之災也有得則有失何足以為得乎臨川吳氏曰其得者无妄之福其失者无妄之災以无妄之人居无妄之時災福皆非以妄而致也

九四可貞无咎

傳四剛陽而居乾體復无應與无妄者也剛而无私豈有妄乎可貞固守此自无咎也九居陰得爲正一作貞乎曰以陽居乾體若復處剛則爲一无爲字過矣過則妄也居四无尚剛之志也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謂其所處可貞固守之利貞謂利於貞也本義陽剛乾體下无應與可固守而无咎不可以有爲之占也

進齋徐氏曰九四得乾體之剛下无係應无妄者也但可貞與利貞不同利貞謂利於貞也可者僅可之辭謂

以九居四剛而不中僅可堅守其剛貞而勿動爾妄動則有咎也○雙湖胡氏曰四處不中正故戒之以可貞則无咎不正則有咎也可之云者有謙之之意○雲峯胡氏曰貞正而固也曰利貞則訓正守而無固守之義曰不可貞則專訓固守而无正守之義不可不辯九四陽剛健體下无應與僅可貞固守之而其占不可有為不如初之吉亦不至如上之凶僅得无咎而已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傳貞固守之則无咎也本義有猶守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傳九以中正當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

之至者也其道无以加矣疾爲之病者也以九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人之有疾則以藥石攻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體平和本无疾病而攻治之則反害其正矣故勿藥則有喜也有喜謂疾自亡也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而爲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既已无妄而有疾之者則當自如无妄之疾不足患也若遂自攻治乃

是渝其无妄而遷於妄也五既處无妄之極故唯戒在動動則妄矣本義乾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下應亦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勿藥而自愈矣故其象占如此或問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无妄之至何為而有疾朱子曰此是不期而有此但聽其自爾久則自定所以勿藥有喜而无疾也大抵无妄一卦固是无妄但亦有无故非意之事故聖人因象以示戒○白雲郭氏曰易以乘剛為疾如豫六五自取之也非无妄也九五以剛乘剛居中得正非自取之道故為无妄之疾也人之有疾以藥石攻其邪然以治豫之貞疾則可治无妄之疾則不可也○雲峯胡氏曰豫六五以柔乘剛貞疾固宜无妄九五剛健中正下應柔順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

文王羑里之囚周公流言之變也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公孫碩膚德音不瑕文王周公之疾不藥而自愈矣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傳人之有妄理必修改既无妄矣復藥以治之是反為妄也其可用乎故云不可試也試暫用也猶曰少嘗之也本義既已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為妄而生疾矣試謂少嘗之也中溪張氏曰凡妄而疾又无妄而藥則反為妄而起其疾矣此无妄之藥所以不可試也孔子曰某未達不敢嘗聖人不試无妄之藥如此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傳上九居卦之終无妄之極者也極而復行過於理也過於理則妄也（一作矣）故上九而行則有過眚而无所利矣本義上九非有妄也但以其窮極而不可行耳故其象占如此西溪李氏曰處卦之終其位不正所謂匪正有眚也○中溪張氏曰上九居乾之終則純乎天矣苟復動而妄行則失於亢故有過眚而无所利卦辭所謂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即指此也漢武漢北之征唐皇甫南之師此亢之謂矣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傳无妄既極而復加進乃爲妄矣是窮極而爲災害也

雲峯胡氏曰六爻皆无妄也特初九得位而爲震動之主時之方來故无妄往吉上九失位而居乾體之極時已去矣故其行雖无妄有眚无攸利是故善學易者在識時初曰吉二曰利時也三曰災五曰疾上曰眚非有妄以致之也亦時也初與二皆可往時當動而動也四可貞五勿藥上行有眚時當靜而靜也○楊氏文煥曰无妄動以天也排天而動則妄矣下三爻震體初往吉二利往三行人之得利於動也在下當動動則應天上三爻乾體四可貞五勿藥戒在動也動則排天上行有眚已之天也動將何之故當動而不動與不當動而動皆妄也夫

☶☰ 乾下艮上

傳大畜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无妄則為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妄也為卦艮上乾下天而在於山中所畜至大之象畜為畜止又為畜聚止則聚矣一有又字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為藴畜取艮之止乾則為畜止止而後有積故止為畜義朱子曰小畜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住大畜則以艮畜乾畜得有力所以喚作大畜○趙氏曰乾健上進為艮所止故有畜義艮陽卦也陽為大故曰大畜大小畜所畜皆乾所別者艮與巽耳是故以大畜大謂之大畜○隆山李氏曰以陰畜陽所畜之力小故謂之小畜以陽畜陽所畜之力大故謂之大畜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傳莫大於天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於下皆蘊畜至大之象也在人為學術道德充積於内乃所畜之大也凡所畜聚皆是專言其大者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道德充積於内宜在上位以享天禄施為於天下則不獨於一元於字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若窮處而自食於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既大宜

施之於時濟天下之艱險乃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此只據大畜之義而言彖更以卦之才德而言諸爻則惟有止畜之義盖易體道隨宜取明且近者白雲

郭氏曰賢不家食祿之也古之人不仕无祿則耕而食之於家也仕而祿足以代耕則不耕矣非家食也○建安丘氏曰大畜利貞言所畜者大而利於貞正也不家食吉言賢者當與之共天位享天祿食於朝而不食於家則吉也然有所畜者必有所用有所養者必有所施賢人又當出而濟天下之艱險以究大畜之才故曰利涉大川利涉者乾健於行也

本義大陽也以艮畜乾又畜之大者也又以内乾剛

健外艮篤實輝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為畜之大也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以卦體言六五尊而尚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皆非大正不能故其占為利貞而不家食吉也又六五下應於乾為應乎天故其占又為利涉大川也不家食謂食祿於朝不食於家也朱子曰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為利貞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于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雲峯胡氏曰大畜大壯皆四陽卦故皆謂之大其占皆曰利貞者大壯而不貞其壯也剛而无禮大畜而不貞其畜也愽而寡要不家食是

賢者不畜于家而畜於朝涉大川又似有畜極而通之意要之兩利字一吉字占辭自分而為三不必泥而一之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傳以卦之才德而言也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本義以卦德釋卦名義朱子曰篤實便有輝光艮止便能篤實○雲峯胡氏曰諸卦艮德只一止字此則有篤實輝光四字蓋大畜之所重者在艮上一爻卦名畜字已具艮止之義此曰篤實艮一陽之所以能畜也曰輝光陽能畜諸中而見諸外也○東谷鄭氏曰

畜有三義以畜養言之畜賢也以畜止言之畜健也以藴畜言之畜德也養賢以及萬民此畜養之大者乾天下之至健而四五能畜之此畜止之大者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此藴畜之大者故彖傳兼此三者言之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傳剛上陽居上也陽剛居尊位之上為尚賢之義止居健上為能止健之義止乎健者非大正則安能以剛陽在上與尊尚賢德能止至健皆大正之道也

本義以卦變卦體釋卦辭朱子曰能止健都不說健而止見得是艮來止這乾

以艮之止止乾之健也○中溪張氏曰止健以二德言不曰健而止而曰能止健者蓋乾之爲物也最健而處於艮之下甘受其畜止而不辭以剛畜剛乃大者之正也故曰大正此釋利貞之義○臨川吳氏曰二柔尊尚一剛於已之上其能止健者一剛之大正也而非二柔之小者爲之不以止健之功歸之於陰小蓋聖人之微意

不家食吉養賢也

本義亦取尚賢之象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傳大畜之人所宜施其所畜以濟天下故不食於家

則吉謂居天位亨天祿也國家養賢賢者得行其道也利涉大川謂大有緼畜之人宜濟天下之艱險也彖更發明卦才云所以能涉大川者以應乎天也六五君也下應乾之中爻乃大畜之君應乾而行也所行能應乎天无艱險之不可濟况其他乎本義亦以卦體而言

臨川吳氏曰涉險非乾健之力不能六五下應乎乾故能涉大川也○雲峯胡氏曰卦有乾體者多曰利涉大川健故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識如字又音志行下孟反

傳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本義天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但以其象言之耳雙湖胡氏曰天包地外地外有天山雖在地上然地下之天即山中有天也中字只作下字解如地中有山雷在地中以卦體言只是下義○鄱山魏氏曰天在山中譬則心之體也聞一言焉見一行焉審問而謹思明辨而篤行即所以畜其心之德蓋畜故乃所

以養新而新非自外至也昭昭之多止於所不見是以愈畜而愈大○建安丘氏曰風以氣畜氣息則散故風行天上為小畜山以形畜形則固故天在山中為大畜大畜言畜德小畜言懿文德畜德雖同而文德則德之小者也

初九有厲利已已夷止反

傳大畜艮止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被止一作止之為義艮三爻皆取止之為義初以陽剛又健體而居下必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於己安能敵在上得位之勢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已而不進也在他

卦則四與初為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為相止畜上與三皆陽則為合志蓋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无相止之義本義乾之三陽為艮所止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初九為六四所止故其占往則有危而利於止也中溪張氏曰初九乾體志於上進六四下與之應而畜止之四雖柔而止體當畜之時剛不能進初若恃其陽剛方鋭之勢而欲遽往則為所畜制而有厲矣故曰有厲利已子夏傳曰居而俟命則利往而違上則厲○雲峰胡氏曰他卦取陰陽相應此取相畜內卦受畜以自止為義外卦能畜以止之為義獨三與上居內外卦之極畜極而通不取止義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傳有危則宜已不可犯災危而行也不度其勢而進有災必矣中溪張氏曰厲災也惟已故不犯

九二輿說輹說吐活反輹音服又音福

傳二為六五所畜止勢不可進也五據在上之勢豈可犯也二雖剛健之體然其處得中道故進止无失雖志於進度其勢之不可則止而不行如車輿脫去其輪輹謂不行也本義九二亦為六五所畜以其一有

處中故能自止而不進有此象也雲峯胡氏曰初剛居剛性欲上進曰利已者勉其止也二剛中自能止而不行可謂知時者矣○溪上朱氏曰初剛正也二剛中也四五柔也柔能畜剛剛知其不可遽犯而安之時也夫氣雄九軍者或屈於賓贊之儀才力蓋世者或聽於委裘之命故曰大畜時也○童溪王氏曰小畜之九三見畜於六四而曰輿說輻四說其輻也大畜之九二受畜於六五又曰輿說輹是自說其輹也夫說人之輻與自說其輹語其勢之逆順蓋有間矣何者九三剛過而九二則剛得中故也剛而得中則進止无失故象釋之曰中无尤也○蘭氏廷瑞曰小畜以一陰而畜乃陽而六四為小畜之主近畜九三以小畜大以陰畜陽又非正應所以九三不受畜而有夫妻反目之象大畜則艮能止三陽之健九二在下卦之中而止受六五大君所畜以君畜臣以上畜下二五皆中又

其正應居中相應何
尤之有所以不同也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傳輿說輹而不行者蓋其處得中道動不失宜故无過尤也善莫善於剛中柔中者不至於過柔耳剛中中而才也初九處不得中故戒以有危宜已二得中進止自无過差故但言輿說輹謂其能不行也不行則无尤矣初與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息齋余氏曰小畜待陰迫之而後說輻故反曰大畜才及中而自說其輹此有知幾之吉彼有來迫之嫌

故九

亡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曰讀爲日

傳三剛健之極而上九之陽亦上進之物又處畜之極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志同相應以進者也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進其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一作志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與慎也故宜艱難其事而由

貞正之道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自一无自字日常閑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三乾體而居正能貞者也當有銳進故戒以知難與不失其貞一作正也志既銳於進雖剛明有時而失不得不誠也本義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而通之時也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焉然過剛銳進故其占必戒以艱貞閑習乃利於有往也曰當爲日月之日朱子曰九三一爻不爲所畜而欲進與上九合志同進俱爲畜極而

通之時故有良馬逐何天之衢亨之象但上九已通達无礙只是滔滔去三過剛鋭進故戒以艱貞閑習蓋初二兩爻皆為所畜獨九三一爻自進耳問九六為正應皆陰皆陽則為无應彌畜卦不爾何也曰陽遇陰則為陰所畜九三與上九皆陽皆欲上進故但以同類相求也小畜亦然○雲峰胡氏曰閑習也曰閑猶言時習閑與衛又因二之與三之馬取象輿者乘内之二陽衛者防外之二陰良馬逐者上一陽與已同志三逐上以上而下二陽又逐三以進之象也初利已戒其進也二説輹喜其不進也三可進矣而猶戒之艱難貞固日閑習輿衛之事者懼其可進而鋭於進也二之輿既説輹而不進三復閑輿衛而不輕進至是則初之利已者三可利往矣○平庵項氏曰衛古書之稱皆武衛也考工記周人上輿車有六等之數戈也人也殳也戟也矛也軫也皆衛名○鄭齋蔡氏曰凡剛進而上過柔則利遇剛則不利如大

壯之四曰藩決不羸大畜之三曰良馬逐皆前遇乎桑也大壯之初曰征凶三曰羝羊觸藩羸其角大畜之初曰有厲利已皆前遇乎剛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傳所以利有攸往者以與在上者合志也上九陽性上進且畜已極故不下畜三而與一有合志上進也三字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牿古毒反

傳以位而言則四下應於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牿大善而吉

也騤論畜道則四艮體居上位而得正是以正德居大臣之位當畜之任者也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一无人字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牿則元吉也牛之性觝觸以角故牿以制之若童犢始角而加之以牿使觝觸之性不發則易而无傷以況六四能畜

止上下之惡於未發之前則大善之吉也程子曰敘人之術若童牛之牿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其次則豶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豶其勢則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為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卽須置其槓楚別以道格其心則不須槓楚將自化矣○藍田呂氏曰六四六五皆以柔畜剛止健者也牛之剛健在角豕之剛健在牙○厚齋馮氏曰小畜之畜乾者六四也九居五為之助者也大畜之畜陽者六四六五也九居上為之助者也夫外无陽爻則坤順而不能畜內无陰爻則同類而不相畜然則成大畜之義者在艮之上九而能畜乾之陽者在艮之六四六五也○建安丘氏曰或謂小畜大畜皆以六四下畜乾初在小畜有復自道之吉在大畜有有厲利已之戒何也曰小畜以巽畜乾巽陰卦也而四又柔爻故未能畜初大畜以艮畜乾艮陽卦也

四雖柔爻而實艮體故初為所畜而不能進二爻雖同為柔而與艮畜乾之義異矣

本義童者未角之稱牿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楅衡者也止之於未角之時為力則易大善之吉也故其象占如此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正此意也朱子詩傳曰楅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學記禁於未發之謂豫注云豫者先事之謂○雲峯胡氏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童則猶未有角其天全矣此時牿之禁於未發者也用力甚易故其占大善而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傳天下之惡已盛而止之則上勞於禁制而下傷於刑誅故畜止於微小之前則大善而吉不勞而无傷故可喜也四之畜初是也上畜亦然

六五豶豕之牙吉豶符云反

傳六五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一无視字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

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縶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發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絶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茍不知教而廹於飢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

修政教使之有農一作耕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故止惡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嚴刑於彼而修政於此是猶患牙之利不制其牙而豶其勢也程子曰豶豕之牙豕牙最能嚙害人只制其牙如何制得令人為惡却只就他惡禁之便无由禁止此見聖人機會處○進齋徐氏曰壯豕曰豶攻其特而去之曰豶所以去其勢也豕之害物在牙人不能去其牙之猛利惟去其勢以絕其剛躁之性則牙雖存亦不能害物矣豕牙二也豶之者五也二陽已壯則難制五得其要領而能制也制於已壯之後猶欲去豕牙之害而豶之此用柔害剛之道也

本義陽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中而

當尊位是以得其機會而可制故其象如此占雖吉而不言元也朱子曰大畜下三爻取其能自畜而不進上三爻取其能畜彼而不使進然四能止之於初故為力易五則陽已進而止之則難但以柔居尊得其機會可制故亦吉但不能如四之元吉耳○雲峯胡氏曰初之陽未進而止之用力猶易二陽已進則亦難矣六五柔中居尊故得其機會而可制如豶豕然然已不如初之易故曰吉而不如初之元吉也或曰牛與豕皆陰物而以象陽者何也曰牛之剛在角豕之剛在牙四五下畜二剛蓋取牿牛防其角豶豕防其牙之象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傳在上者不知止惡之方嚴刑以適民欲則其傷甚

而无功若知其本制之有道則不勞无傷而俗革天

下之福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傳予聞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誤加何字事極則反

理之常也故畜極而亨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畜

畜之大故極而散極既當變又陽性上行故遂散也

天衢天路也謂虛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

衢天衢之亨謂其亨通曠闊无有蔽阻也在畜道則

變矣變而亨非畜道之亨也本義何天之衢言何其通達之甚也畜極而通豁達无礙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何天之衢亨或如伊川說衍一何字亦不可知○陳氏琛曰陽久被抑今而亨通故曰何訝之也賓吾之也○雙湖胡氏曰艮為徑路衢亦路也在上故為天衢○厚齋馮氏曰五天位也上位乎天之上乾三陽上進于此之路故曰天衢○雲峯胡氏曰隨畜隨發不足為大畜惟畜之極而通豁達无礙如天衢然何之一字讚之之辭也蓋曰是何通達之甚如此也此不徒為仕者之占大學章句所謂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者亦是此意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之可也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傳何以謂之天衢以其无止礙道路大通行也以天衢非常語故象特設問曰何謂天之衢以道路大通行取空豁之狀也以象有何字故爻下亦誤加之開封耿氏曰下體受畜者也上體畜下者也受畜者至於九三則良馬逐矣无復如初二也畜下者至於上九則天衢亨矣无復如四五也○白雲郭氏曰觀童牛之牿則知有厲利已矣觀豶豕之牙則知輿説輹矣觀良馬逐則知何天之衢亨矣蓋乾健爲艮所止是以三爻各相類○建安丘氏曰大畜六爻上三爻艮爲畜者也下三爻乾受畜者也初與四應受四之畜者故初言有厲利已四言童牛之牿二與五應受五之畜者故二言輿説輹而五言豶豕之牙此四爻皆已成畜者也至三與上應始與上合志而同進故三

言良馬逐而上言天衢亨也畜而至此畜道散矣

☶☳ 震下艮上

傳頤序卦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夫物既畜聚則必有以養之无養則不能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卦上艮下震上下二陽爻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虚人頤頷之象也頤養也人口所以飲食養人之身故名為頤聖人設卦推養之義大至於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

德養人皆頤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傳頤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養德養人養於人皆以正道則吉也天地造化養育萬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矣觀頤自求口實觀人之所頤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

平庵項氏曰頤貞吉總言一卦之義觀頤

自求口實乃觀頤之道○中溪張氏曰觀頤者觀其所養之道於人也主上下二陽言陽為實唯實故能養人自求口實者觀其自養之道於已也主中四陰而言陰為虛唯虛故求口實陽實則能養陰陰虛則受養於陽頤養之道當以靜為本靜則知止而不安求所以得貞而吉一累於動專為口體之奉則失所養之正而凶矣

本義頤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為養義為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為頤之象養之義也貞吉者占者得正則吉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皆得正則吉也朱子

曰頤須是正則吉何以觀其正不正蓋觀頤是觀其養德是正不正自求口實是又觀其養身是正不正未說到養人處○問觀其所養之道觀其所以養身之術曰所養之道如學聖賢之道則為正黄老申商則為非凡見於修身行義皆是也所養之術則飲食起居是也○沈安丘氏曰頤頷也養也輔上九之象車初九之象中四陰衆齒之象上叢下承衆齒森然全頤之象見矣○隆山李氏曰頤中有物曰噬嗑頤中有物則害其所以為養故不取頤養之義而頤中之虛元未有物則以貞吉告之方其未受外物之間要當擇其所養故正則吉不正則不吉也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傳貞吉所養者正則吉也所養謂所養之人與養之之道自求口實謂其自求養身之道皆以正則吉也

臨川吴氏曰所養養人自養養己○平庵項氏曰觀其所養指上九言觀其自養指初九言初上二陽上下兩卦之主爻也非夫子贊辭明白則後儒必不分作養己養人兩條也○雲峯胡氏曰槃澗董氏甞問朱子曰本義謂觀頤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觀其所以養身之術與程傳以觀頤為所以養人之道自求口實謂所以自養之道如何朱子沉吟良久曰程傳似勝葢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先人而後己者君子觀頤之象自上而下於上體則觀其所以養人者於下體則求其所以自養者要在皆得正則吉爾

本義釋卦辭 朱子曰觀其所養亦只是說君子之所養養浩然之氣模樣自養則如爵祿下至飲食之類是說自求口實又曰這兩句是解養正則吉所養之道與養生之術正則吉不正則不吉○隆山李氏曰古之觀人每每觀其所養而所養之大小則必以其所自養者觀之夫重道義之養而畧口體此養之大者也急口體之養而輕道義此養之小者也養其大體則為大人養其小體則為小人天之賦予初無小大之別而人之所養各殊則其所成就者亦異○開封耿氏曰不觀其養心之大而觀其自求口實何也人之所以忘其大體者以從事於口體之養也口體之養求不失養則養其大體可知矣是以觀其自求口實足以知其自養矣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傳聖人極言頤之道而賛其大天地之道則養育萬物養育萬物之道正而已矣聖人作養賢才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禄俾施澤於天下養賢以及萬民也養賢所以養萬民也夫天地之中品物之衆非養則不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養天下至於鳥獸草木皆有養之之政其道配天地故夫子推頤之道賛天地與聖人之功曰頤之時大矣哉或云義或云用或止云時以其大者也萬物之生與養

時為大故云時本義極言養道而贊之龜山楊氏曰頤之義養也

而以貞正為道天地養萬物失其正則陰陽繆戾而物不遂其生矣聖人養賢不以正則賢者不安其位而民不被其澤矣夫天地之養物聖人之養賢與人之自養各當其可然後得其正得其正而後吉則頤之時豈不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傳以二體言之山下有雷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荄發其萌芽為養之象以上下之義言之艮止而震動上止下動頤頷之象一有也字以卦形言之上

下二陽中含（一无含字）四陰外實中虚頤口之象口所以養身也故君子觀其象以養其身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不唯就口取養（一无養字）義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在身為言語於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於身者皆是慎之則必當而无失在身為飲食於天下則凡貨資財用養於人者皆是節之則適宜而无傷推養之道（一有則字）養德養天下莫不然也本義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朱子曰諺云禍從口

出病從口入甚好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慎言語節飲食○中溪張氏曰慎言語所以養其德也出而動者為言語不慎則妄出而招禍節飲食所以養其體也入而動者為飲食不節則妄入而致疾皆取止其動為義○西山真氏曰頤之為義在天地則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也而象獨以言語飲食為言何哉蓋已得其養然後可推以及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也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為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買禍可不節乎曰謹曰節云者皆養之之功也○誠齋楊氏曰慎言非默當其可則詠苑不羨括囊節食非矯當其可則采薇不羨林

肉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舍音捨

傳蒙之初六蒙者也爻乃主發蒙而言頥之初九亦假外而言爾謂初也舍爾之靈龜乃觀我而朶頥我對爾而設初之所以朶頥者四也然非四謂之也假設之辭爾九陽體剛明其才智足以養正者也龜能咽息不食靈龜喻其明智而可以不求養於外也才雖如是然以陽居動體而在頥之時求頥人所欲也上應於四不能自守志在上行說所欲而朶頥者也心既動則其自失必矣迷欲而失已以陽而從隂則

何所不至是以凶也朶頤為朶動其頤頷人見食而欲之則動頤垂涎故以為象本義靈龜不食之物朶垂也朶頤欲食之貌初九陽剛在下足以不食乃上應六四之陰而動於欲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凡卦中說龜底不是正得個離卦必是伏個離卦如觀我朶頤卦雖无離卦卻是伏得這卦○進齋徐氏曰以頤二體合而觀之似乎離體之中虛離為龜惟虛故靈故曰靈龜龜能咽息不食以氣自養可以不求養於外者也爾者初也我者四也舍爾觀我若四語初之辭也靈龜以靜而為養朶頤以動而為養朶動也初九居震體之下亦足以為自養之賢而不必求養於人今乃舍爾靈龜而朶頤於我失其靜養

之道而溺於動養之欲雖與四為正應不能自守乃仰觀六四而朶頤是陽說乎陰而動念垂涎矣孔子曰根也慾焉得剛苟誠剛也則豈屈於欲哉○雲峯胡氏曰觀三五皆曰觀我各指本爻而言此曰觀我獨指外爻而言何也蓋如靈龜可貴也自不知貴故爾之在此者為爾則在彼者反為主而以我稱矣中孚九二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此為我則彼為爾爾我二字理欲内外之分如此其嚴矣哉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傳九動體朶頤謂其說陰而志動旣為欲所動則雖有剛健明智之才終必自失故其才亦不足貴也人之貴乎剛者為其能立而不屈於欲也貴乎明者為

其能照而不失於正也旣感所欲而失其正何剛明之有爲可賤也中溪張氏曰初九陽本可貴而衆於動體從慾而動則飮食之人人皆賤之爲得而不凶此樂正子之徒餔啜所以見斥於孟子也○平庵項氏曰亦不足貴者示其本貴也

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傳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於人者也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臣食君上之祿民賴司牧之養皆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二旣不能自養必求養於剛陽若反下求於初則

為顛倒故云顛頤顛則拂違經常不可行也若求養于丘則往必有凶丘在外而高之物謂上九也卦止二陽既不可顛頤于初若求頤于上九往則有凶在頤之時相應則相養者也上非其應而往求養非道妄動是以凶也顛頤則拂經不獲其養爾妄求於上往則得凶也今有人才不足以自養見在上者勢力足以養人非其族類妄往求之取辱得凶必矣六二中正在他卦多吉而凶何也曰時然也陰柔既不足

以自養初上二爻皆非其與故往來則悖理而得凶也本義求養於初則顛倒而違於常理求養於上則往而得凶丘土之高者上之象也

雲峯胡氏曰初上二陽衆陰所資以養者也二在初之上反受養於初則為顛頤又違五正應則為拂經若往而求養於上必有凶六二在他卦為柔順中正在頤則為動於口體初動於六四二則下為初九所動上為上九所動而有所從一无所利艮為山上九在外而高有丘象○雙湖胡氏曰二之顛頤與四同拂經與五同而吉凶異者頤養之道以安靜為无失二動體故顛拂而凶四五靜體故雖顛拂亦吉震三爻凶艮三爻吉可見矣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傳征而從上則凶者非其類故也往求而失其類得凶宜矣行往也本義初上皆非其類也雲峯胡氏曰初上二陽皆非其應故曰失類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傳頤之道唯正則吉三以陰柔之質而處一有又字不中正又在動之極是柔邪不正而動者也其養如此拂違於頤之正道是以凶也得頤之正則所養皆吉求養養人則合於義自養則成其德三乃拂違正道故

戒以十年勿用十數之終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本義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拂於頤矣既拂於頤雖正亦凶故其象占如此雙湖胡氏曰六三不正而云貞凶者蓋謂拂頤之常理雖貞且凶況不正乎其凶必矣○雲峯胡氏曰諸家多以為拂頤之貞故凶本義謂既拂於頤雖正亦凶蓋謂之拂頤貞凶趍與拂經同意但曰拂頤則又不止拂經而已雖貞亦凶況不貞乎三陰柔不中正又居動極人皆求頤於上三獨拂之而隨下體之動是自拂於頤矣故不但曰凶且曰十年勿用无攸利下三爻皆動故凶三動之極故貞十數之終互坤象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傳所以戒終不可用以其所由之道大悖義理也（中溪張氏曰悖釋拂義）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傳四在人上大臣之位六以隂居之隂柔不足以自養况養天下乎初九以剛陽居下在下之賢也與四為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於初賴初之養也以上養下則為順今反求下之養顛倒也故曰顛頤然已不勝其任求在下之賢而順從之以濟其事則天下

得其養而已无曠敗之咎故為吉也夫居上位者必有其一作才德威望為下民所尊畏則事行而衆心服從若或下易其上則政出而人違刑施而怨起輕於陵犯亂之由也六四雖能順從剛陽不廢厥職然質本陰柔賴人以濟人之所輕故必養其威嚴耽耽然如虎視則能重其體貌下不敢易又從於人者必逐逐相繼而不乏則其事可濟若取於人而无繼則困窮矣既有威嚴又所施不窮故能无咎也二顛頤則

拂經四則吉何也曰二在上而反求養於下下非其應類故為拂經四則居上位以貴下賤使在一无任字下之賢由己以行其道上下之志相應而一有澤字施於民何吉如之自三以下養口體者也四以上養德義者也以君而資養於臣以上位而賴養於下皆養德也

本義柔居上而得正所應又正而賴其養以施於下故雖顛而吉虎視眈眈下而專也其欲逐逐求而繼也又能如是則无咎矣朱子曰頤六四一爻理會不得雖是恁地解畢竟曉不得

如何是施於下又如何是虎六五陰柔之才但守正則吉故不可以涉患難問虎視眈眈本義以為下而專也蓋賴其養以施於下必有下專之誠方能无咎程傳作欲立威嚴恐未必然曰頤卦難看正謂此等且虎視眈眈必是此象但今未曉耳黃鉄曰音辨栽馬氏云眈眈虎下視貌則當為下而專矣曰然又問其欲逐逐如何曰求養於下以養人必當繼繼求之不厭乎數然後可以養人而不窮不然則所以養人者必无繼矣以四而賴養於初亦是顛倒但是求養以養人所以雖顛而吉○南軒張氏曰虎視常垂首按荀九家易艮有虎象○臨川吳氏曰陰柔不能自養而求養在下之正應如在上之人才有不足而求益於在下之賢以養其德者夫求養於外者莫如虎虎視常下四之於初其下賢求益之心必如虎之視下求便而後可其視下也專一而不他其欲便也繼繼而不歇如是則於人不貳於己不自足乃得居上

求下之道苟下賢之心不專則賢者不樂告以善矣求益之心不繼則未少有得而止矣○雲峯胡氏曰二與四柔順得正皆曰顛頤而吉凶不同何也卦有二陽衆陰所資以養者二下比初之陽又欲上求上之陽兩用其心故凶六四柔順唯知下應初剛上非其應也虎視眈眈下視初九之陽而專不以上之陽間之也其欲逐逐求於初之陽者不已也求養於下以養人求之既專又繼繼求之不厭乎數故其養人不窮非特吉且无咎矣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施始豉反

傳顛倒求養而所以吉者蓋得剛陽之應以濟其事致己居上之德施光明被于天下吉孰大焉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傳六五頤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陰柔之質才不足以養天下上有剛陽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己以濟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於經常既以己之不足而順從於賢師傅上師傅之位也必居守貞固篤於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陰柔之質无貞剛之性故戒以能居貞則吉以陰柔之才雖倚賴剛賢能持循於平時不可處艱

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也以成王之才不至甚柔弱也當管蔡之亂幾不保於周公況其下者乎故書曰王亦未敢誚公賴二公得終信故艱險一作難之際非剛明之主不可恃也不得已而濟艱險者則有矣發此義者所以深戒於為君也於上九則據為臣致身盡忠之道言故不同也本義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六五居貞吉猶洪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是以拂其

常矣故守常則吉而涉險阻則不可也此卦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己則凶故下三爻皆凶求於人以養其下雖不免於顛拂畢竟皆好故上三爻皆吉○古爲徐氏曰上養下者常也五以君位无剛健之德不足以養天下方待上九之養亦拂其常者也於是獨不言頤而於上九言由頤其意微矣○瀘川毛氏曰六五君也養人者其事也養賢者其道也而爻則陰也二者胥失之是拂其常者也凡事猶可以分相糜故曰居貞吉欲有所為則難以濟矣故曰不可涉大川○雲峯胡氏曰二與四言顛顛者皆在初之上而反求養於初也五與二皆言拂經者二五相應經也今則二拂五而求養於初五拂二而求養於上也五獨不言顛者由豫在九四故五獨不言由豫由頤在上九故五獨不曰顛也然彼貞疾而此居貞吉彼在豫之時以柔乘剛此在頤之時以柔承剛也六二亦拂頤而

彼曰凶此曰吉者何也下三爻動皆凶上三爻静皆吉故曰征凶動而凶也曰居貞吉静而吉也居貞吉猶云用静吉謂自養可也不可渉大川猶云用作凶謂欲以養人不可也艮為止有居之象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傳居貞之吉者謂能堅固順從於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中溪張氏曰五不恃其尊能柔順以從上九之賢賴之以養天下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事也然六二拂經而凶者以動而求上也六五拂經而吉者以静而從上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渉大川

傳上九以剛陽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

從於己賴己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

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

何嘗不憂勤兢畏故得終吉夫以君之才不足而倚

賴於己身當天下有一之字大任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

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得君如此之專

受任如此之重苟不濟天下艱危何足稱委遇而謂

之賢乎當盡誠竭力而不顧慮然惕厲則不可忘也

本義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

位高任重故厲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川 建安丘氏曰養人之權在五而已居其上為衆所歸位高任重易失之專故必以危厲處之而後得吉也○雲峯胡氏曰六五君也君不能養人而賴上九之養以養天下是上九者頤之由五不利涉大川而上則利涉大川五柔而上剛也○隆山李氏曰豫九四曰由豫者即由頤之謂也由豫在四猶下於五也而已有可疑之迹乃今由頤在上則過中而嫌於不安故厲然艮止之性雖使之當權亦必不致於侵暴以招凶而况君子居此要之以仁德為養使天下皆被其澤何嫌之有故由豫則終於勿疑由頤則雖厲而吉也此非周公之才德不足以勝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傳若上九之當大任如是能兢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澤是大有福慶也朱子曰頤卦下三爻是資人以為養上三爻是養人六四六五雖是資初與上之養其實是他居尊位藉人以養而又推以養人故此三爻以都是養人之事○厚齋馮氏曰頤者養也養人亦所以自養也六爻之中動而從人以求養者皆凶靜而受人之養者皆吉○隆山李氏曰頤六爻上三爻皆吉下三爻皆凶蓋下體震易失於妄動上體艮知止其所當止故也觀此則君子之所養當如何哉○西溪李氏曰口容止故頤貴止不貴動而艮上三爻皆吉震下三爻皆凶○沈安丘氏曰陽實陰虛實者養人虛者求人之養故四陰皆求養於陽者然養之權任上是二陽爻又以上為主而初陽亦求養者也故直於上九一爻曰由頤焉

周易傳義大全卷十

周易傳義大全卷十一

明 胡廣等 撰

☱☴ 巽下兌上

傳大過序卦曰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次頤也爲卦上兌下巽澤在木上滅木也澤者潤養於木乃至滅沒於木爲大過之義大過者陽過也故爲大者過過之大與大事過也聖賢道德功業大

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夫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也其制事以天下之正理矯失之用小過於中者則有之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蓋矯之小過而後能及於中乃求中之用也所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唯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常所見者大故謂之大過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皆由（一有此字）道也道无不中无不常以世人所不常（一作嘗）見故謂之大過於常也（或問程易說大過以

爲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是此意否朱子曰正是如此○易傳云道无不中无不常聖人有小過无大過看來亦不消如此說聖人旣說有大過直是有此事雖云大過亦是常理始得○問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曰然伊川此論正是如以反經合道爲非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當爲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爲小過之事○大過是事之大過小過是事之小過大過便如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獨立不懼遯世无悶這都是常人做不得底事唯聖人大賢以上便做得故謂之大過是大過人底事小過便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事之小過得些子底常人皆能之若當大過時做大過底事當小過時做小過底事當過而過理也如此則豈可謂事之過不是事之過只是事之平常也大過之事聖人極是不得已處且如堯舜

之有朱均豈不欲多擇賢輔以立其子然理到這裏做不得只得如此湯武之於桀紂豈不欲多方恐懼之使之悔過自省然理到這裏做不得只得放伐而後已皆是事之不得已處只著如此做故雖過乎事而不過乎理也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橈乃教反

傳小過陰過於上下大過陽過於中陽過於中而上下弱矣故爲棟橈之象棟取其勝重四陽聚於中可謂重矣九三九四皆取棟象謂任重也橈取其本末弱中强而本末弱是以橈也一作橈取其中强而本末弱本末弱是以橈也

陰弱而陽强君子盛而小人衰故利有攸往而亨也
棟今人謂之檁本義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爲大
過上下二陰不勝其重故有棟橈之象又以四陽雖
過而二五得中内巽外說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所往
而得亨也 隆山李氏曰四陽横而居中有棟之象而上下二陰柔而无力是上无所附而下无所寄也安得不橈大壯凡四陽而在下者亦壯故上棟下宇取諸其象者得所載也今大者過乎剛而无所附小者過乎柔而不能載是棟將壓而危之甚也雜卦曰大過顛也大厦之顛非一木所能支是必過而求濟然後可故曰利有攸往亨○雲峯胡氏曰既曰棟橈又曰利有攸往亨何也曰棟橈以卦象言也

利往而後亨是不可无大有爲之才而天下亦无不可爲之事以占言也○臨川吳氏曰大過陽之盛也有棟橈之象何也中有四陽之强而上下猶有二陰之弱也聖人崇陽之意多以其未能如純乾之六陽故取大者雖過而棟猶橈蓋有所不足於此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傳大者過謂陽過也在事爲事之大者過與其過之大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

棟橈本末弱也

傳謂上下二陰衰弱陽盛則陰衰故爲大者過在小

過則曰小者過陰過也本義復以卦體釋卦辭本謂初末謂上弱謂陰弱史氏詠曰古文篆體本末字皆无勾脚兩字皆當從木以一陽畫藏於木之下則根株回暖故爲本以一陽畫散於木之上則枝葉向榮故爲末而大過卦體巽下兌上四陽畫積於中二陰畫處於初上猶之木爲上缺下短所以爲本末弱也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說音悅

傳言卦才之善也剛雖過而二五皆得中是處不失不失一作得中道也下巽上兌是以巽順和說之道而行也在大過之時以中道巽說而行故利有攸往乃所

以能亨也本義又以卦體卦德釋卦辭　進齋徐氏曰卦以初爲本上爲末初上皆柔故曰本末弱剛過而中以二五言巽而說以二德言處大過之世四陽過盛必用剛而得中内巽而外說則可以抑中强之弊而扶本末之弱雖過不過矣以是而往宜其亨也○建安丘氏曰棟撓本末弱此以成卦之義言大過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此以卦才言所以救過之道葢剛而得中則不過巽而說行則能往所以亨也

大過之時大矣哉

傳大過之時其事甚大故贊之曰大矣哉如立非常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成絶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

也本義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材不能濟也故歎其大

進齋徐氏曰時字當玩自是時節當如此適其時當其事雖曰大過而不悖於道所謂剛過而中巽而說行者如堯舜之禪授而謳歌獄訟之皆歸湯武之放伐而徯后迎師之恐後所以成大功而濟於時焉苟非其時則堯舜亦且傳子而不傳賢矣湯武亦只是守臣節而不敢革夏革殷矣時不可失此聖賢所以當大運立大事成大業也否則大亂之道而謂之利且亨可乎○雲峯胡氏曰他卦多是釋卦辭後復引天地聖人而言之是極言以贊其時之大大過方釋卦辭遽曰大過之時大矣哉故本義以大過人之才言之所謂才者指上文卦才而言也葢大過之事甚大无其時不可過有其時无其才愈不可過本義之意深矣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傳澤潤養於木者也乃至滅没於木則過甚矣故爲大過君子觀大過之象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君子所以大過人者以其能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也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无悶也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爲大過人也一无人字本義澤滅於木大過之象也不懼无悶大過之行也朱子曰澤滅木澤在下而木在上今澤水高漲乃至浸没了木是爲大過木雖爲水浸而未嘗動故君子觀之而獨

立不懼遯世无悶○建安丘氏曰澤本潤木今在木上而至於滅木大過之象也然木在澤下澤過乎木而木不仆君子觀象以之立大過人之行故用之則獨立不懼舍之則遯世无悶人之常情獨立而莫我輔者必懼遯世而莫我知者必悶惟聖賢之卓行絶識大過乎人故能不懼无悶獨立不懼巽木象周公當之遯世无悶兌說象顔子當之○童溪王氏曰當大過之時獨立不懼遯世无悶非所養之大過人者不足以語此孔子曰勇者不懼仁者不憂是已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藉在夜反

傳初以陰柔巽體而處下過於畏慎者也以柔在下用茅藉物之象不錯諸地而藉以茅過於慎也是以

无咎茅之爲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敬慎之道也慎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大過之用也繫辭云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言敬慎之至也茅雖至薄之物然用之可甚重以之藉薦則爲重慎之道是用之重也人之過於敬慎爲之非難而可以保其安而无過苟能慎（一有思字）斯道推而行之於事其无所失矣本義當大過之時以

陰柔居巽下過於畏慎而无咎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白茅物之潔者朱子曰藉用白茅亦有過慎之意此是大過之初所以其過尚小○節齋蔡氏曰錯諸地而又藉以茅過於厚也藉以初言柔以六言○中溪張氏曰茅柔物也巽爲白○雲峯胡氏曰成卦以棟橈爲象三四爻亦取棟象使六爻不出乎棟橈之一說則付天下之事於不可爲然後已故又因爻象而別發其義初六以柔承上剛剛易折而柔以藉之則可无傷如物措諸地可矣而必有以藉之藉之用茅可矣而必用白茅此戒愼恐懼之過者也故其占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傳以陰柔處卑下之道唯當過於敬慎而已以柔在

下爲以茅藉物之象敬愼之道也隆山陳氏曰柔在下上承四剛故有白茅藉物之象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稊徒稽反

傳陽之大過比陰則合故二與五皆有生象九二當大過之初得中而居柔與初密比而相與初既切比於二二復无應於上其相與可知是剛過之人而能以中自處用柔相濟者也過剛則不能有所爲九三是也得中用柔則能成大過之功九二是也楊者陽

氣易感之物陽過則枯矣楊枯槁而復生稊陽過而未至於極也九二陽過而與初老夫得女妻之象老夫而得女妻則能成生育之功二得中居柔而與初故能復生稊而无過極之失无所不利也在大過陽爻居陰則善二與四是也二不言吉方言无所不利未遽至吉也稊根也劉琨勸進表云生繁華於枯荑謂枯根也鄭玄易亦作荑字與稊同本義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故其象占如此稊根也榮於下者也榮於

下則生於上矣夫夫雖老而得女妻猶能成生育之功也○雲峯胡氏曰巽爲木兌爲澤楊近澤之木故以取象枯楊大過象稊初在下象老夫九象女妻初柔在下象九二陽雖過而下比於陰如枯楊雖過於老稊榮於下則復生於上矣老夫而得女妻雖過以相與終能成生育之功无他以陽從陰過而不過生道也○涑水司馬氏曰大過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濟之以剛也故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爲吉不以得位爲美○龜山楊氏曰聞之蜀僧云四爻之剛雖同爲木然或爲楊或爲棟棟負衆椽則木之強者也楊爲早凋則木之弱者也此卦本末皆弱二近於本五近於末故均爲木之弱也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傳老夫之說少女少女之順老夫其相與過於常分謂九二初六陰陽相與之和過於常也

九三棟橈凶

傳夫居大過之時興大過之功立大過之事非剛柔得中取於人以自輔則不能也既過於剛强則不能與人同常常之功尚不能獨立況大過之事乎以聖人之才雖小事必取於人當天下之大任則可知矣九三以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得中剛過之甚

者也以過甚之剛動則違於中和而拂於衆心安能當大過之任乎故不勝其任如棟之橈傾敗其室是以凶也取棟爲象者以其无輔而不能勝重任也或曰三巽體而應於上豈无用柔之象乎曰言易者貴乎識勢之重輕時之變易三居過而用剛巽既終而且變豈復有用柔之義應者謂志相從也三方過剛上能繫其志乎本義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故象橈而占凶雲峯胡氏曰屋以棟

為中三視四則在下棟橈於下之象四在上棟隆於上之象然三之橈有二以剛居剛過剛則折一也應上之柔柔不能輔二也○雙湖胡氏曰九三以剛居剛本无橈象而本義云不勝其重故橈者非謂九三自不勝其重指初六柔弱故不勝其重耳又以全體觀之三四為棟三在四下亦有傾橈之象象稱棟橈獨九三當之其致橈之由者歟○西溪李氏曰下卦上實而下弱下弱則上傾故三居下卦之上而曰棟橈凶言下弱而无助也上卦上弱而下實下實則可載故四居上卦之下而曰棟隆吉言下實而不橈也此二爻當分上下體看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傳剛强之過則不能取於人人亦不能一作肯親輔之

如棟橈折不可支輔也棟當室之中不可加助是不可以有輔也或問大過棟橈是初上二陰不能勝四陽之重故有此象九三是其重剛不中自不能勝其任亦有此象兩義自不同否朱子曰是如此九三又是與上六正應亦皆不好不可以有輔自是過於剛强輔他不得九四棟隆只是隆便不橈手下○中溪張氏曰雜卦云大過顛也大履之顛非一木所能支三以剛居剛剛之過者過剛則折故棟橈之凶九三獨當之况三與上應上復以柔居柔不勝其重故曰不可以有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傳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爲能用柔

相濟既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

隆起一有取不下橈之義大過之時非陽剛不能濟兼字

以剛處柔爲得宜矣若又與初六之陰相應則過也

既剛柔得宜而志復應陰是有它也有它則有累於

剛雖未至於大害亦可吝也蓋大過之時動則過也

有它謂更有它志吝爲不足之義謂可少也或曰二

比初則无不利四若應初則爲吝何也曰二得中而

比於初爲以柔相濟之義四與初爲正應志相繫者

也九既居四剛柔得宜矣復牽繫於陰以害其剛則可吝也潘氏夢旂曰九四爲大臣之位亦棟象也以剛居柔乃適其平是以隆而吉也然下與初六之小人爲應非惟不足以信用而又益以陰則反過乎柔矣故有它則吝也○徂徠石氏曰四雖與初爲應然上附九五之君不爲初所橈故得棟隆之吉

本義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故其象隆而占吉然下應初六以柔濟之則過於柔矣故又戒以有它則吝也

節齋蔡氏曰它謂初也四位高初柔在下不能致橈故曰棟隆吉然與初應或牽於柔亦吝道也故曰有它吝○雲峯胡氏曰九四棟隆亦有二義剛而能柔一也三應上是救其末四應初是救其本上六以柔

居柔爲陰之極初六以柔居剛猶可以不橈乎下二也叅惟其柔而居剛故二比之則如稊之復生於下

四應之則如棟之不橈乎下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傳棟隆起則吉不橈曲以就下也謂不下繫於初也

臨川呉氏曰下謂初也不橈乎下謂不因下之弱而至於橈也○合沙鄭氏曰大過棟橈由本末弱然實以本爲重四居大臣之位而應乎初救其本也救其本於末過之初故棟隆而不橈乎下其下不橈其棟爲得而不隆哉三所居不得位而應乎上救其末也救其末於已過之後故棟橈而不可以有輔則知救過於其末不若救過於其本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傳九五當大過之時本以中正居尊位然下无應助固不能成大過之功而上比過極之陰其所相濟者如枯楊之生華枯楊下生根稊則能復生如大過之陽興成事功也上生華秀雖有所發无益於枯也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五雖非少比老婦則爲壯矣（一作壯夫一作士夫）於五无所賴也故反稱婦得過極之陰得陽之相濟不爲无益也以士夫而得老婦雖无罪咎殊

非美也故云无咎无譽象復言其可醜也

本義九五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故其象占皆與二反藍田呂氏曰九二在初六之上老於初六故曰女妻女未嫁者也九五在上六之下少於上六故曰士夫士未娶者也○雲峯胡氏曰枯楊而稊可以復生枯楊而華速其死也老夫得其女妻猶可生育士夫而有老婦无復生道矣故反稱老婦得其士夫謂上六也陰柔過極得陽不爲无益云无咎者陰欲陽非陽之咎也然亦非美矣○厚齋馮氏曰合二五兩爻象觀之九二枯楊老夫之象也初六生稊女妻之象也則九五當爲楊而今以上六爲枯楊老婦九五反爲生華士夫何也易之意葢以枯象老在陽爻則爲夫在陰爻則爲婦而楊者不拘於陰陽之爻也又曰聖人立象以盡意天下事物之變无不備者

老夫之得女妻再娶女之夫也老婦之得士夫婦再嫁而夫未娶也凡人倫之變備見於彖矣○兼山郭氏曰老夫女妻剛爲主而柔輔之大過之得也故无不利老婦士夫則柔爲主而剛輔之大過之失也故无譽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傳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而得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亦爲可醜也古爲徐氏曰二以剛居柔初以柔居剛此不過者也又在卦初故其過以相與可以成生育之功五以剛居剛上以柔居柔皆過者也又在卦終故其陰陽相比秪以爲醜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傳上六以陰柔處過極是小人過常之極者也小人之所謂大過非能爲大過人之事也直過常越理不恤危亡履險蹈禍而已如過涉於水至滅沒其頂其凶可知小人狂躁以自禍葢其宜也復將何尤故曰无咎言自爲之无所怨咎也因澤之象而取涉義誠齋

楊氏曰水溢而過於涉者不足以濟川而徒沒其頂任重而過其才者不足以濟難而徒滅其身其凶大矣○中溪張氏曰上以陰柔而蹶居四陽之上乃過之首者首即頂也若過涉於水本欲有濟苟不量深

淺而至於滅沒其頂凶則宜矣非无咎也不可歸咎於人當自咎爾

本義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於義爲无咎矣蓋殺身成仁之事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過涉滅頂凶无咎恐是他做得是了不可以咎他不似伊川說○雲峯胡氏曰初六藉用白茅過於畏懼者也故无咎上六過涉滅頂過於決裂者也其事雖凶於義亦无咎然亦惟其時而已初者事之端能慎其端往可无失上者事之極極則不可有爲矣故本義以殺身成仁之事當之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傳過涉至溺乃自爲之不可以有咎也言无所怨咎

朱子曰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不可咎也如東漢諸人不量深淺至於殺身亡家此雖是凶然而其心何罪故不可咎也又曰大過陽剛過盛不相對值之義故六爻中无全吉者除了初六是過於畏慎无咎外九二雖无不利然老夫得女妻畢竟是不相當所以象言過以相與也九四雖吉而又有它則吝九五所謂老婦者乃是指容爻而言老婦而得士夫但能无咎无譽亦不爲全吉至於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則是事雖凶而義則无咎也○厚齋馮氏曰易大抵上下畫停者從中分反對爲象非他卦相應之例也頤中孚小過皆然而此卦尤明三與四對皆爲棟象上隆下橈也二與五對皆爲枯楊之象上華下稊也初與上對初爲藉用白茅之慎上爲過涉滅頂之凶也○建安丘氏曰大過四陽二陰陽過乎陰論全卦則三四兩爻重剛不中過者也重剛而不中則是過在三四而不在二五論爻位則二四以剛居柔不過者

也故一吉而一利三五以剛居剛過者也故一凶一可醜是過在三五而不在二四觀爻所指之辭可見矣至初上二柔亦以不過者爲美然初陰伏於四陽之下承剛也故藉用白茅无咎上陰躐乎四陽之上乘剛也故過涉滅頂凶是知處大過之世不惟不欲剛之過而柔亦不容過於剛也○雙湖胡氏曰或疑頤與大過對者也何不名爲小過中孚與小過對者也何不名爲大過蓋大過以四陽在中言小過以四陰在外言此是聖人内陽外陰之微意以陽自内而過者爲主陰自外而過者爲客大過四陽過盛於内而主勝於客若頤之四陰在内不可以陰爲主矣故不名之曰小過而自取象於頤小過四陰過盛於外而客勝於主若中孚之四陽在外不可以陽爲客矣故不名之曰大過而自取象於中孚況當大過之時陽之在内者四而陰之在外惟二陽盛而陰衰也今至小過陽之在内者僅存其二陰之在外者浸消陽

而有四是陰爻盛而陽反衰矣此大過小過之辨也

☵☵ 坎下坎上

傳習坎序卦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坎所以次大過也習謂重習他卦雖重不加其名獨坎加習者見其重險險中復有險其義大也卦中一陽上下二陰陽實陰虛陰中則爲陷陰居陽中則爲麗凡陽在上者止之象在中陷之象在下動之象陰在上說之象在中麗之

象在下巽之象陷則爲險習重也如學習溫習皆重複之義也坎陷一作險也卦之所言處險難之道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爲水陷水之體也

或問程傳云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爲水夫陽氣之生必始於下復卦之象是也今曰始於中其義如何朱子曰氣自下而上爲始程說別是一義各有所主不相妨然亦不可相離○隆山李氏曰乾坤三畫以初相易而成震巽以中相易而成坎離以三相易而成艮兌故乾坤爲陰陽之祖而坎離則天地之中也坎居正北於時爲子爲夜之中離居正南於時爲午爲日之中夜之中而一陽生焉故坎之三畫一陽居中日之中而一陰生焉故離之三畫一陰居中天地陰陽之中此乃造化張本之地故易上經始

乾坤而終坎離貴其得天地陰陽之中而爲易之用也且天一下降坎中在物爲水而在人爲精以畫觀之坎之一陽居中而中實即精藏於中而水積於淵之象也地二上兆離中在物爲火而在人爲神以畫觀之離之一陰在中而中虛即神寓於心而火明於空之象也坎之中實是爲誠離之中虛是爲明中實者坎之用中虛者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誠明起於中者易之妙用古聖人之心學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傳陽實在中爲中有孚信維心亨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

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行則常在險中矣本義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其象為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此卦上下皆坎是為重險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以是而行必有功矣故其占如此平菴項氏曰重卦坎字在六十四卦之先故加習字以起後例示離震艮兌巽皆當以重習起義也乾坤不加習字者六爻只一爻故也○建安丘氏曰人之處坎身可陷而心不可陷故曰維心亨心亨則非坎矣心不亨則失處險之道又曰坎一陽處二陰之中陰虛則流故亨通○誠齋楊氏曰水內陽而外陰故其明內景維心亨也○中溪張氏曰九二九五陷於坎中而剛德自若此維心

亨之象也○雲峯胡氏曰六子卦皆重此獨加一習字或以爲序卦適居六子之先坎言重他可知矣或以爲象曰龜蛇方曰北曰朔而太玄配罔與冥人之腎兩皆有重義他卦亨字本義例以爲占維此則曰中實爲有孚心亨之象與他卦言占事之亨也此言象心之亨也陽實有孚之象陽明在內心亨之象心有主則實此心見得事理實是如此此心旣透徹由是斷然行之无疑不然此心微有不通即是險阻即不可行矣故本義以亨爲象有尚爲占也

彖曰習坎重險也重直龍反

本義釋卦名義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傳習坎者謂重險也上下皆坎兩險相重也初六云坎窞是坎中之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陽動於險中而未出於險乃水性之流行而未盈於坎既盈則出乎坎矣行險而不失其信陽剛中實居險之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坎中實水就下皆爲信義有孚也

本義以卦象釋有孚之義言內實而行有常也朱子曰水流不盈是說一坎滿便流出去一坎又滿又流出去行險而不失其信則是說決定如此○坎水只是平不鮮滿盈是滿出來○雲峯胡氏曰水字當讀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兩句皆指水言以水之內實

行有常者釋卦辭有孚之義也○臨川吳氏曰流者一陽之動於中不盈者陷於二陰而未能出險謂中能陷人隔絕內外不失其信謂逝者如斯不舍晝夜○建安丘氏曰坎爲水流水也兌爲澤止水也兌陰卦陰靜故止坎陽卦陽動故流惟流故不盈惟不盈故可出險若待盈而後流則澤水也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傳維其心可以亨通者乃以其剛中也中實爲有孚之象至誠之道何所不通亨一作以剛中之道而行則可以濟險難而亨通也

行有尚往有功也

傳以其剛中之才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尚若止而不行則常在險中矣一作也 坎以能行爲功本義以剛在中心亨之象如是而往必有功也節齋蔡氏曰剛中二五也往有功動則出坎也○息齋余氏曰行有尚即節九五之往有尚所謂通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傳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

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贊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本義極言之而贊其大也

臨川吳氏曰不可升者无形之險山川丘陵者有形之險王公因有形之險爲无形之險設此以固守其國是謂人險○厚齋馮氏曰險有時有用因時而設險則國可守而與天地相爲長久其用豈不大矣哉○建安丘氏曰坎六爻四陰陷二陽四陰坎也二陽坎中之水也君子觀二陽中實之象故體水之德爲有孚維心亨所以處險也觀四陰險陷之象故因坎之形設險守國所以用險也彖易聖人於往有

功以上專以水言而明處險之道自天險不可升以下專以險言而明用險之方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洊在薦反行下孟反

傳坎爲水水流仍洊而至兩坎相習水流仍洊之象也水自涓滴至於尋丈至於江海洊習而不驟一作譲者也其因勢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觀坎水之象取其有常則常久其德行人之德行不常則僞也故當如水之有常取其洊習相受則以習熟其教令之事夫發政行教必使民熟於聞聽然後能從故三令五

申之若驟告未喻遽責其從雖嚴刑以驅之一无之字不能也故當如水之洊習本義治己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建安丘氏曰洊再也水再至則爲重習之坎初六乃內水之方至者六四乃外水之洊至者君子體之重習不已常德行者以此進德也習教事者以此教民也○涑水司馬氏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故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潘氏夢旂曰六子皆重卦也坎曰水洊至離曰明兩作震曰洊雷艮曰兼山巽曰隨風兌曰麗澤皆取重複之義乾坤純體也故直曰天行地勢云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窞徒坎陵感二反

傳初以陰柔一无柔字居坎險之下柔弱无援而處不得當非能出乎險也唯益陷於深險耳窞坎中之陷處已在習坎中更入坎窞其凶可知本義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其陷益深故其象占如此臨川吳氏曰坑坎中小穴旁入者曰窞坎之柔畫象水旁兩岸其缺象岸側小穴故曰入于坎窞○王氏曰最處坎底无應援是以凶也○雲峯胡氏曰初六六三皆以陰居坎下水性本下而又居下坎體本陷而又闕中之陷故皆入於坎窞初又下卦之下也其占之凶固宜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傳由習坎而更入坎窞失道也是以凶能出於險乃不失道也中溪張氏曰初深入於險失其出險之道其凶可知是以君子惡居下流者以此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傳二當坎險之時陷上下二陰之中乃至險之地是有險也然其剛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不至如初益陷入于深險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難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剛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失宜本義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爲有險之象

然剛而得中故其占可以求小得也丹陽都氏曰陰爲險者也陰趨下者出乎一陰之上而掩乎一陰之下故爲有險○潘氏夢旂曰陽剛之才而在險中可以小得而未能出險也○雲峯胡氏曰初在重險之下其占曰凶三在重險之間其占曰勿用二之占乃曰求小得何也剛得中故也豫九四互坎而曰大有得坎九二剛中而僅小得何也豫之剛動乎坤順之上故不求而所得者大坎之剛陷於坎險之中故雖求之而所得者小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傳方爲二陰所陷在險之地以剛中之才不至陷於深險是所求小得然未能出坎中之險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於坎窞勿用枕針甚反

傳六三在坎陷一作險之時以陰柔而居不中正其處不善進退與居皆不可者也來下則入于險之中之上則重險也退來與進之皆險故云來之坎坎既進退皆險而居亦險枕謂支倚居險而支倚以處不安之甚也所處如此唯益入於深險耳故云入於坎窞如三所處之道一无之道字不可用也故戒勿用

本義以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間來往皆險前險

而後枕其陷益深不可用也故其象占如此枕倚著未安之意朱子曰險且枕只是前後皆是險枕便如枕頭之枕問來之坎坎曰經文中疊字如兢兢業業之類是重字來之自是兩字各有所指謂下來亦坎上往亦坎之往也進退皆險也○童溪王氏曰乾之三處二乾之間故曰終日乾乾坎之三處二坎之間故曰來之坎坎○雙湖胡氏曰險下險也且枕又將枕上險矣入於坎窞指六四象○雲峯胡氏曰前險而後枕枕有兩意謂下卦爲前險而六三枕之可也謂六三處前險而四又枕之亦可也初與三皆曰入于坎窞彼凶此但勿用彼之入未能出此之入將可出也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傳進退皆險處又不安若用此道當益入於險終豈能有功乎以陰柔處不中正雖平易之地尚致悔咎況處險乎險者人之所欲出也必得其道乃能去之求去而失其道益困窮耳故聖人戒如三所處不可用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簋音軌缶方有反

傳六四陰柔而下无助非能濟天下之險者以其在高位故言為臣處險之道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

見信於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又能開明君心則可保无咎矣一作也夫欲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而尚飾莫如燕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唯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爲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一有有字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況君心所明處詩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毛公訓牖爲道亦開通之謂

一作義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惟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强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辯者其說多行且如漢祖

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一作少長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及天下之士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又如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質於齊此其蔽於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彊既曰蔽矣

其能聽乎愛其子而欲使之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師觸讋因其（一有所字）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聽也如響非惟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

本義晁氏云先儒讀樽酒簋爲一句貳用缶爲一句今從之貳益之也周禮大祭三貳弟子職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旋而貳是也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險

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始雖艱阻終得无咎故其占如此或問六四舊讀樽酒簋句貳用缶句本義從之其說如何朱子曰既曰樽酒簋貳又曰用缶亦不成文理貳益之也又曰人硬說作二簋其實无二簋之實陸德明自注斷人自不曾去看如所謂貳乃大祭三貳之貳是副貳之義六四居近尊位而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問牖非所由之正乃室中受明之處豈險難之時不容由正以進耶曰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不由户而自牖以言艱險之時不可直致也○納約自牖雖有向明之意然非是路之正終无咎者始雖不甚好然於義理无害故終无咎无咎者善補

過之謂也○臨川吳氏曰以樽盛酒以簋盛食又以缶盛酒貳其尊虞翻云貳副也禮有副尊故貳用缶

按周官大祭三貳其下云皆有酌數皆有器量鄭氏注謂酌器所用注尊中者缶即酌器也爲尊之副尊中之酒不滿則酌此器之酒以益之也○雲峯胡氏曰缶之器實有誠實象酒簋之禮至薄當坎之時不得已而用之非益之以誠不可也納約不自戶而自牖亦坎之時不得已也○潘氏夢旂曰樽酒簋貳用缶與損之二簋可用享同意皆言其窮約之時不事多儀而尚誠實也納約自牖與睽之遇主于巷同意皆言其艱難之時自間道而通於君也六四居大臣之位當坎險之時盡其誠實雖自牖而納約非其正道終无咎也居治平之世由間道而結於君則不可矣惟睽坎之時爲然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傳象只舉首句如此比多矣樽酒簋貳𠤎實之至剛柔相際接之道能如此則可終保无咎君臣之交能固而常者在誠實而已剛柔指四與五謂君臣之交際也本義晁氏曰陸氏釋文本无貳字今從之隆山李氏曰八純卦六爻俱无應惟以比而相交際爲義居坎險之時以漸出上爲貴六四離下體進而附五有欲出險之意真情相向期於濟難不待繁文縟禮以達誠意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傳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出矣祇宜音

衹抵也復卦云无祇悔必抵於已平則无咎既曰不盈則是未平而一无而字尚在險中未得无咎也以九五剛中之才居尊位宜可以濟於險然下无助也二陷於險中未能出餘皆陰柔无非一作濟險之才人君雖才安能獨濟天下之險居君位而不能致天下出於險則爲有咎必祇既平乃得无咎本義九五雖在坎中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時亦將出矣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坎不盈祇既平祇字他无說處看來只得作抵字解復卦亦然不盈是未平但將來必

曾平二與五雖是陷於險中畢竟是陽會動陷他不得如有孚維心亨如行有尚皆是也○雲峰胡氏曰坎不盈猶有險也祇既平則无險矣二居重險之中五將出重險之外所以二之有險不如五之既平○瀘川毛氏曰水之性行則亨止則盈水以亨為用不以盈也盈則有泛濫之虞不盈所以祇於既平○厚齋馮氏曰五在上卦之中有剛明之才居大君之位宜有以出險矣而上猶有一陰焉此所以不盈而祇既平也蓋下有坎故水流而不盈上无陰則為盈之象矣尚未出險故祇既平而已上一陰猶岸也龍門之險水流湍激至孟津而平乃利涉焉以水既平也既平則險可濟故无咎卦中惟二五才足以出險而皆陷焉二在下上又一坎故曰有險五在上流下坎焉故曰不盈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傳九五剛中之才而得尊位當濟天下之險難而坎尚不盈乃未能平乎險難是其剛中之道未光大也險難之時非君臣恊力其能濟乎五之道未大以无臣也人君之道不能濟天下之險難則爲未大不稱其位也本義有中德而未大朱子曰水之爲物其在坎只能平自不能盈故曰不盈盈高之義中未大者平則是得中不盈是未大也○雲峯胡氏曰大有六五以柔居五則曰大中坎九五以剛居中乃曰中未大者大有之時柔能統剛重坎之時剛猶陷於柔也

上六係用黴纆寘于叢棘三歳不得凶纆音墨寘之豉反

傳上六以陰柔而居險之極其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取牢獄爲喻如係縛之以徽纆囚寘於叢棘之中陰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故云至於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本義以陰柔居險極故其象占如此陸氏德明曰三股曰徽兩股曰纆皆索名○蒲陽張氏曰坎爲刑獄荀九家易坎爲叢棘傳曰叢棘如今之棘寺○雲峯胡氏曰係之徽纆而又寘於叢棘重險之象三歲亦復不得出以陰柔處坎險之極故也○隆山李氏曰上六當出險矣而陰柔下比无出險之才下乘五剛將有係寘之患猶人陷犴獄舉手掛徽纆投足蹈叢棘者也三歲不得凶猶困坎在下初六亦曰三歲不覿凶過坎而三歲繫縻一

律也○臨川吳氏曰周官司圜收教罷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三歲不得其罪大而不能改者歟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傳以陰柔而自處極險之地是其失道也故其凶至於三歲也三歲之久而不得免焉終凶之辭也言久有曰十有曰三隨其事也陷於獄至於三歲久之極也他卦以年數言者亦各以其事也如三歲不興十年乃字是也雲峯胡氏曰初六以柔居險之初失道上六以柔居險之極无復出險亦失道

坤初上皆曰其道坎初上皆曰失道首尾相應○建安丘氏曰坎陷也以一陽而陷於二陰也上下皆坎則二五皆陷然坎之性下下坎則爲陷之太甚故上坎爲安以五得位而二不得位故五之祇既平與乎二之求小得也其四陰爻則處陽外而陷陰者最凶是以初言入於坎窞上言寘於叢棘以在二五兩陽之外也若中二陰三則失位乘陽而无功四則得位承陽而无咎也

☲☲ 離下 離上

傳離序卦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陷於險難之中則必有所附麗理自然也離所以次坎也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於上下之陽則爲

附麗之義取其中虛則爲明義離爲火火體虛麗於物而明者也又爲日亦以虛明之象隆山李氏曰文王序卦以乾坤坎離居上經乾坤者陰陽之純而坎離者陰陽之中不若震巽艮兌爲陰陽之偏也以六十四卦之序觀之乾坤居六十四卦之首坎離居六十四卦之中尤有深意葢坎離二卦爲天地心天地造化之本坎藏天之陽中受明爲月離麗地之陰中含明爲日坎爲水而司寒離爲火而司暑坎爲月而司夜離爲日而司晝水火日月之用寒暑晝夜之運天地造化之妙孰有出於此哉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畜許六反

傳離麗也萬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麗矣在人

則爲一无爲字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人之所麗利於貞正得其正則可以亨通故曰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牛之性順而又牝焉順之至也既附麗於正必能順於正道如牝牛則吉也畜牝牛謂養其順德一无德字人之順德由養以成既麗於正當養習以成其順德也本義離麗也陰麗於陽其象爲火體陰而用陽也物之所麗貴乎得正牝牛柔順之物也故占者能正則亨而畜牝牛則吉也朱子曰離便是麗附

著之意易中多說做麗也有兼說明處也有單說明處明是離之體麗是麗著底意思離字古人多用做離著說然而物相離去也只是這字古來自有這般兩用底字如亂字又喚做治○問火體陰而用陽是如何曰此言三畫卦中陰而外陽者也坎象爲陰水體陽而用陰蓋三畫卦中陽而外陰者又曰火中虛暗則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則坎中之陽也○問離卦是陽包陰占利畜牝牛便也是宜畜柔順之物曰然○臨川吳氏曰牛牝皆坤象離中畫一陰坤之中畫也故象牝牛○平庵項氏曰坤以全體配乾而行故爲牝馬之行地離以二五附乾而居故爲牝牛之畜養○雲峯胡氏曰本義於坎曰中實而外虛則知離中虛而外實於離曰體陰而用陽則知坎體陽而用陰互見也夫麗則易至於不正麗而正則亨矣以畜牝牛乃吉何也坎之明在內以剛健而行之於外離之明在外當柔順以養之於中也坎水潤下愈下

則陷矣故以行爲尚離火炎上愈上則焚矣故以止爲吉○雙湖胡氏曰文王於坤取牝馬象於離取牝牛象固自不同也後之言象者但見說卦乾爲馬坤爲牛於是坤之馬反欲求之乾離之牛反欲求之坤未免膠泥而有不通者豈知夫子於說卦取象又自有所見本不必盡同於先聖豈可以夫子之象爲文王周公之象哉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

傳離麗也謂附麗也如日月則麗於天百穀草木則麗於土萬物莫不各有所麗天地之中无无麗之物在人當審其所麗麗得其正則能亨也節初齊氏曰龜山楊氏云

火无常形麗物而有形最得本旨人之生也得水爲精得火爲神其合也氣聚而形成於有其分也氣散而神泯於无蓋精所以爲形而神麗於形者也天地形之大者也日月麗天百穀草木麗土其神之發見而可見者也

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重直龍反

傳以卦才言也上下皆離重明也二五皆處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也本義釋卦名義朱子曰彖辭重明自是五二兩爻爲君臣

重明之義大象又自說繼世重明之義不同○平庵項氏曰日月麗乎天而成明百穀草木麗乎土而成

文故離爲文又爲明重明以麗乎正此統論一卦之義以釋卦名也○建安丘氏曰五爲天位故離上有日月麗乎天之象此以氣麗氣者也二居地位故離下有百穀草木麗乎土之象此以形麗形者也上下皆離故曰重明君臣上下重明而共麗乎正則可以成天下文明之化矣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傳二五以柔順麗於中正所以能亨人能養其至順以麗中正則吉故曰畜牝牛吉也或曰二則中正矣五以陰居陽得爲正乎曰離主於所麗五中正之位六麗於正位乃爲正也學者知時義而不失輕重則

可以言易矣本義以卦體釋卦辭朱子曰六二中正六五中而不正今言麗乎正麗乎中正次第說六二分數多此卦惟這爻較好○平庵項氏曰柔麗乎中正此以二五成卦之爻釋卦辭也五麗乎中二麗乎正中人能附順乎中正之道故亨是以畜牝牛吉加是以二字明柔附本非令德以能附麗乎中正是以吉也苟附麗非正則安得吉哉○雲峯胡氏曰坎之剛中九五分數多故九五曰坎不盈卦辭釋有孚亦曰水流而不盈離之中正六二分數多故卦辭曰畜牝牛而六二爻辭亦曰黃離元吉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傳若云兩明則是二明不見繼明之義故曰明兩明

而重兩謂相繼也作離明兩而為離繼明之義也震巽之類亦取洊隨之義然離之義尤重也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觀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德照臨於四方大凡以明相繼皆繼明也舉其大者故以世襲繼照言之本義作起也朱子曰明兩作猶言水洊至今日明來日又明一明字便是指日而言若說兩明却是兩箇日只是這一箇明兩番作非明兩乃兩作也○開封耿氏曰重明者上下明也繼明者前後明也彖言二五君臣故以重明言之象言明兩作皆君也故以繼明言之○蘭氏廷瑞曰離為火為日為電而獨言明者蓋指一偏則不足以盡繼明

之義六十四卦惟離稱大人○平菴項氏曰繼明如言聖繼聖○雲峯胡氏曰程傳明兩句絶本義以水游至例之故訓作爲起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錯七各反

傳陽固好動又居下而離體陽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於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跡已動矣動則一无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則字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於咎矣初在下无位者也明其身之進退乃所麗之道也其志既

動不能敬慎則妄動是不明所麗乃有咎也本義以剛居下而處明體志欲上進故有履錯然之象敬之則无咎矣戒占者宜如是也進齋徐氏曰履在下之象錯然交雜之貌居離之始才剛而妄動識淺而未明所履乖錯未得其當鳥能无咎惟能敬慎則其咎可免矣○雙湖胡氏曰錯然是事物紛錯之意能敬則心有主宰酬應不亂可免於咎不能敬則反是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辟音避

傳履錯然欲動而知敬慎不敢進所以求辟免過咎也居明而剛故知而能辟不剛明則妄動矣中溪張氏曰初

居離之始所履之邪正善惡紛錯而未知適從也不敬則妄動而獲咎矣故履錯之敬可以避咎

六二黄離元吉

傳二居中得正麗於中正也黄中之色文之美也文明中正美之盛也故云黄離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同於文明中順之君其明如是所麗如是大善之吉也

本義黄中色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六二一爻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元吉至六五雖是柔麗乎中而不得其正特借中字而包正字○雲峯胡氏曰離六二以黄言者離之二自坤來也二與五皆自坤來而五不以黄離言者坤五爻皆臣道故

於五曰黃裳元吉離五君二臣故於二曰黃離元吉况離性炎上上之中又不如下之中也○李氏開曰六二本坤之中爻黄地之中色與黄裳元吉同裳下飾而離爲日此其異也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傳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離以中爲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節齋蔡氏曰坎之時用在中二五皆卦之中也五當位而二不當位故五爲勝離之時用在中二五皆卦之中也二當位而五不當位故二爲勝○雲峯胡氏曰坎五之中中而未大離二之中聖人特以得中道許之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耋田節反

傳八純卦皆有二體之義乾內外皆健坤上下皆順震威震相繼巽上下順隨坎重險相習離二明繼照艮內外皆止兌彼已相說而離之義在人事最大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故爲日昃之離日下昃之明也昃則將沒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爲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爲嗟憂乃爲凶也大耋傾沒也人之

終盡達者則知其常理樂天而已遇常皆樂如鼓缶而歌不達者則恐怛有將盡之悲乃大耋之嗟爲其凶也此處死生之道也耋與昳同本義重離之間前明將盡故有日昃之象不安常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凶矣戒占者宜如是也或問日昃之離朱子曰死生常理也若不能安常以自樂則不免有嗟戚又問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故君子當觀日昃之象以自處曰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臨時自不能安耳○雲峯胡氏曰日昃晝而將夜也晝之必夜生之必死皆常道也缶常用之器不鼓缶而歌是不安常以自樂也不安其常則不能自處而以大耋爲嗟矣嗟者歌之反故凶○藍田呂氏曰

詩云我今不樂逝者其耋與此意同○庸齋趙氏曰離爲日三過中前明將盡有日昃之象於是時也鼓缶而歌是以樂消日也王羲之所謂年在桑榆賴絲竹陶寫是也大耋之嗟是以憂度日也趙孟所謂焉能恤遠朝不謀夕是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傳日既傾昃明能久乎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安常處順何足以爲凶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突如忽反

傳九四離下體而升上體繼明之初故言繼承之義

在上而近君繼承之地也以陽居離體而處四剛躁而不中正且重剛以不正而剛盛之勢突如而來非善繼者也夫善繼者必有巽讓之誠順承之道若舜啟然今四突如其來失善繼之道也又承六五陰柔之君其剛盛陵爍之勢氣焰如焚然故云焚如四之所行不善如此必被禍害故曰死如失繼紹之義承上之道皆逆德也衆所棄絶故云棄如至於死棄禍之極矣故不假言凶也本義後明將繼之時而九四

以剛迫之故其象如此朱子曰九四有侵陵六五之象故突如其來如又曰只是說九四陽爻突出來逼拶上爻離爲火故有焚如之象焚如是不戢自焚之意棄是死而棄之之意〇漢上朱氏曰九四處不當位不善繼而求繼者也〇臨川吳氏曰繼承之際不善如此必至身殞國亡〇雲峯胡氏曰離以二五爲主本義所謂前明後明者指二與五也三近二則前明將盡四近五則後明將繼突如其來四迫五也坎三離四正上下之交故兩卦於此深致意焉坎性下三在下卦之上故曰來來而下也離性上四在上卦之下故曰突如其來來而上也水本下又來而之下入於坎窞而後已火本上又來而之上焚如死如棄如而後已然坎之三有枕象三枕下之險而四又下枕三故三之入也愈深離之四有突象四既上突而迫乎五三亦上突而迫乎四故四之焚也愈甚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傳上陵其君不順所承人惡衆棄天下所不容也

本義无所容言焚死棄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沱徒河反

傳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矣然以柔居上在下无助獨附麗於剛强之間危懼之勢也唯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於出涕憂慮之深至於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出涕戚嗟極言其憂懼之深

耳時當然也居尊位而文明知憂畏如此故得吉若自恃其文明之德與所麗中正泰然不懼一作則安慮能保其吉也本義以陰居尊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而廹於上下之陽故憂懼如此然後得吉戒占者宜如是也朱子曰五介于兩陽之間憂懼如此然處得其中故不失其吉○潘氏夢旂曰五居尊位天下之所附麗也明德在中慮事深遠出涕戚嗟憂懼之至所以吉也○雲峯胡氏曰坎中有離自牖離虛明之象也離中有坎沱若坎水象戚嗟若心憂之象也九三大耋之嗟以死生爲憂者也不當憂而憂故凶六五戚嗟若居君位而能憂者也憂所當憂故吉○東谷鄭氏曰二五皆以柔麗剛二之辭安五之

辭危者二得位五失位也失位則危知危則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離音麗

傳六五之吉者所麗得王公之正位也據在上之勢而明察事理畏懼憂虞以持之所以能吉也不然豈能安乎孔氏曰五爲王位而言公者變文以協韻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

傳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能照足以察邪惡能斷足以行威刑故王

者宜用如是剛明以辯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征伐用刑之大者節齋蔡氏曰以剛居上處離之極剛明可以及遠故用之出征則有嘉美之功○西溪李氏曰繼體之君自當出征有扈之戰啟所以承禹商奄淮夷之征成王所以繼武王周公作立政終之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召公畢公命康王无他意惟曰張皇六師无壞我高祖寡命而已蓋不如是不足以正邦也然則出征豈細事哉

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傳夫明極則无微不照斷極則无所寬宥不約之以中則傷於嚴察矣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詿誤

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本義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有嘉折首是句○西溪李氏曰有嘉折首王者之兵只誅首惡醜類不獲不以爲咎也○南軒張氏曰離有甲冑兵戈之象而周官司馬之職列於夏官蓋有以也○雲峯胡氏曰坎水内明而外暗上六暗於外者也故必陷於刑離火内暗而外明上九明於外者也故可用行兵本義云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蓋剛遠則威震故曰折首明遠則刑不濫故曰獲匪其醜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傳王者用此上九之德明照而剛斷以察除天下之惡所以正治其邦國剛明居上之道也中溪張氏曰征之爲言正也故曰以正邦也○建安丘氏曰離麗也以一陰而[illegible]麗二陽也上下皆離則二五皆麗然離之性上上離[illegible]則炎上之太過故下離爲安又二得位而五不得位[illegible]也故二之黃離元吉異乎五之出涕沱若也其四陽[illegible]又則處陰內而爲陰所麗者最凶是以三言日昃之離四言焚如棄如以皆在二五兩陰之內也若初上二陽初明在下則知以敬而辟咎上剛在外則能以征而正邦也

周易傳義大全卷十一